

辽宁戏曲叢書

評 劇

瑞 云

蒲松齡小說原著
溫 莉 編 劇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杭州名妓瑞云，容顏嬌美，才華出眾，名震一時。每日車馬盈門，貴客紛紛。花總督的公子意欲獨占瑞云；瑞云却傾心于花府教讀的貧寒秀士——賀生。事發，花公子一怒，將賀生逐出書館。時值京城科考，賀生欲赴京應試，臨行前和瑞云于花園訂情，瑞云誓許終身。賀走后瑞云閉門謝客。鴛兒無奈遂以三萬兩高價，將瑞云賣與花公子。迎娶之日，瑞云面容突然變黑，丑陋不堪；花見后，嫌而棄之。鴛兒即將瑞云貶為厨下婢。翌年夏，賀得高官榮歸，如約來迎瑞云。然瑞云已非昔日之麗人矣！瑞云愧對賀生；而賀生對瑞云依然敬愛如初。結親之日，瑞云容貌倏然嬌美如初。驚喜間，一和姓秀才出，謂眾人曰：予敬佩二人真情，乃略施小術所致耳。

瑞 云

蒲松齡小說原著

溫 莉 編 劇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號）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1號
沈陽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陽發行所發行

787×1092 1/32 24印張·52,000字·印數：1—18,090 1957年11月第1版
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T10090·172 定價(7)0.22元

第一場

時 間：春天。

地 點：杭州某勾欄院的客厅。

人 物：玉春、鹽商、棉商、土財主、紈袴子、蔡婆、四妓女。

〔幕啓：玉春在客廳打掃塵土，擺花。〕

玉 春：（唱）自幼兒身落烟花院，

端茶捧水在人前。

只因為瑞云姐的名聲遠，

客伶不惜多花錢。

清晨起忙洒掃不敢怠慢，

好迎接那貴賓到厅前。

〔四嫖客从左右兩面上。〕

鹽 商：（念）久聞瑞云名兒响，

棉 商：（念）今日前來玩賞。

土財主：（念）幾次登門擠不上，

紈袴子：（念）多花錢，往里闖！

鹽 商：（念）家產萬貫靠販鹽。

棉 商：（念）祖祖輩輩賣純棉。

土財主：（念）良田千頃租萬石。

紈袴子：（念）咱向我爸爸要錢！

鹽 商：到了！

〔四人入內。〕

棉 商：（見玉春）这位想必是瑞云姑娘？

鹽 商：果真是名不虛傳……

玉 春：（笑）客官不要認錯了，我叫玉春，是使喚丫頭！

棉 商：噢，玉春！

鹽 商：唉呀呀，一个丫頭也这样标致呀！

土財主：这就是少見多怪！

玉 春：四位都是要見瑞云姑娘么？

四嫖客：正是！

玉 春：如此請少坐，待我去請她！（下）

土財主：既是同道來會瑞云，彼此相識一下吧！

鹽 商：在下鹽商。

土財主：啊，严兄！

鹽 商：噯，我是賣鹽的。

土財主：賣鹽姓严一个样，这样好記。（對棉商）这位……

棉 商：小弟賣棉花，我姓白。

土財主：哦！姓白的賣棉花，倒也合适。——这位小老弟？

紈袴子：我爸爸姓馬……

土財主：您呢？

紈袴子：我姓牛。

土財主：能套一付車了。

紈袴子：噯！我隨母姓。

土財主：在下姓朱，人稱朱八爺。

紈袴子：豬八戒？

土財主：噯！朱八爺。

三 人：啊！

土財主：聽說瑞云是……

鹽商：絕代佳人，

棉商：貌似天仙，

紬袴子：能歌善舞，

土財主：情意纏綿！——就是有一樣：她不喜欢賣鹽的！她說一看見賣鹽的，就象看見咸菜疙瘩一樣，“喉”的慌！

鹽商：真新鮮！我可沒聽說瑞云想找个爷爷。

棉商：我說象這種地方，黃口小兒是不应当來的，瑞云更不喜欢敗家子。

紬袴子：哼！瑞云就喜欢棉花包！

土財主：好了，好了，諸位不必斗口了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；瑞云挑中了誰是誰。

〔蔡婆聲：“客人在前廳嗎？”

〔玉春聲：“是！”

四嫖客：（齊聲）來了！

〔忙正冠、整裝，听門口脚步声近，齊齊展施礼。

〔玉春打帘，蔡婆上。

玉春：（對蔡婆）客人在这屋！

四嫖客：（齊聲）久聞姑娘大名，如雷貫耳，今日得見芳容，真乃三生有幸！

蔡婆：（微笑）众位客官且莫多礼。請坐！

四嫖客：多謝姑娘。（抬頭見是蔡婆，大吃一惊）啊！

蔡婆：众位客官莫惊，我是瑞云的媽媽。

四嫖客：（松了一口气）唉呀，真吓煞人也！瑞云姑娘怎么还不出来呀？

蔡婆：她在东屋陪客，少时就来。諸位請坐。玉春，打茶来！

玉春：是！（下）

鹽商：怎么，瑞云她在东屋陪客？但不知有几位客人，几时能

过来呢？

蔡 婆：客官呀！

(唱)瑞云的客人有万千，

客厅占用四五间，

东屋西屋全挤满，

只有这间最清闲。

客官你莫心急请慢慢的等，

今天你见不着还有明天。

棉 商：唉呀，要等好几天哪！

笸 子：真是高不可攀！

土财主：唉呀，这事也得点卯站班吗？

棉 商：我们上前说些好话，就能快些。

鹽 商：对了！（对蔡婆唱）

在下我祖祖辈辈卖咸鹽，

陆地有車水上有船。

你要讓瑞云先把我見，

請喝老酒兩大罇。

棉 商：(唱)我家的棉花堆成山，

下触地来上触天。

您要讓她早来見，

保管你十冬腊月不受寒。

土财主：(唱)家有良田千万頃，

旱涝保收租粮多。

若讓瑞云早陪我，

保你肥吃又肥喝。

笸 子：(唱)我家的财宝用車拉，

讓我整天順手花。

只要姑娘对我好，
我就管你叫媽媽。

蔡婆：(唱)众客官不必把自己夸，
有錢人都是我的活菩薩。
沒偏沒向挨着班兒等，
早晚准能見着她。

〔玉春上。

玉春：媽媽！

〔蔡婆出門。

花公子來了。

蔡婆：什麼？總督府的花公子來了，在哪兒呢？

玉春：在門前呢。他要見瑞云姐，讓您趕快騰出一間屋子來。

蔡婆：哦，好好。你快把公子爺接進來，我就去騰屋子。(玉春欲下，蔡婆猛想起一事) 噯，回來。讓你瑞云姐好好打扮打扮，快點來！

〔玉春應聲下。

〔四嫖客在屋中聽見蔡婆最後一句話，歡喜若狂。

蔡婆：(唱)總督府的花公子要把瑞云見，

我要把好屋子騰出一間。(欲入內逐客，又思不妥，心生一計，反身下)

鹽商：(得意地唱)

几句好話捧上天。

棉商：(唱)瑞云就來陪伴咱。

土財主：(唱)有錢能使鬼推磨。

紈袴子：(唱)佳人最愛美少年。

〔四妓女上，正與四嫖客成對。

妓女甲：(唱)忽听媽媽一聲喚，

妓女乙：(唱)姊妹們一齐到厅前。

妓女丙：(唱)搽胭抹粉巧打扮，

妓女丁：(唱)人前卖笑討人欢！

姐姐們，咱們进去吧！

妓女丙：(阻)別忙，咱們得先看看，今天来了些什么貨色。

〔四妓女偷看。〕

妓女甲：哟，鷄头魚翅蘑菇腿。

妓女丁：鷹鼻狗眼蛤蟆嘴。

妓女丙：哟，那个老头活象个灶王爷。

妓女乙：我看哪，牛鬼蛇神都得陪。进去吧！

四妓女：进去吧！

(唱)姊妹們同把屋来进，

〔妓女甲找鹽商，乙找棉商，丙找土財主，丁找執轎子，四嫖客惊起，眼花繚乱，尋覓瑞云。〕

滿面堆笑把客陪。

四嫖客：(莫名其妙)姑娘，你是……

妓女甲：(唱)我的名叫紅粉蓮。

妓女乙：(唱)我的名叫白水仙。

妓女丙：(唱)我的小名甜如蜜。

妓女丁：(唱)我名就叫賽貂蟬。

四妓女：(齐唱)今日来把客令陪伴，

快快請到我屋里边。

(拉)請吧！

四嫖客：(齐声)我……我是来会瑞云的。

四妓女：哟，那瑞云也是你看的！再等上三天也輪不到你的班呀！

四嫖客：(拒)不，剛才蔡婆婆不是說瑞云姑娘就出来嗎？

四妓女：那是見总督府花公子。

四嫖客：（惊啊，要見总督府的花公子！

鹽商：（無精打采地嘆息，念）是官就能压死人。

棉商：（念）有錢無勢好伤心。

執袴子：（念）家父沒戴过烏紗帽。

土財主：（念）我回到家去挪祖坟。

四嫖客：不行，我們非見瑞云不可！

四妓女：得了吧。常言道：鮎魚找鮎魚，嘎魚找嘎魚——什么人玩什么鳥，还是跟我来吧！

〔四妓女拖四嫖客吵嚷着下。蔡婆、玉春上。〕

蔡婆：（向右方）瑞云姑娘出堂見客呀！

玉春：（向左方）有請花公子！

〔幕急落。〕

第二場

時間：前場的數日後。

地點：妓院后花園。

人物：瑞云、玉春、蔡婆、花公子。

〔幕啓：台左方有一梧桐樹，樹下有一平坦的青石，上面放一幅畫。舞台中間有一書案，上面放一瑤琴。瑞云正在青石旁調色作畫，剛描了几筆，心煩意亂，拋筆，又到書案前撫琴，心情十分悵郁。〕

〔玉春端茶上。〕

玉春：（唱）每日里鬧哄哄，

今晨未熄昨夜燈，

日高三丈人方睡，

拿着黑夜当天明。
独有我瑞云姐爱清静，
吟诗作画甚用功。
玉春我把香茶送，
耳旁又听见抚琴声，
只见她聚精会神把琴弄，
我怎好上前把她惊，
悄悄手脚我在石凳上坐，
学做那西厢记里的小张生。

〔瑞云一曲弄毕，玉春已沉醉了。〕

玉春：（情不自禁地）唉，多美的琴声啊！

瑞云：（一惊）是谁？

玉春：是我……瑞云姐，你喝茶吧。（见茶已凉）唉呀，我光顾听琴，茶都凉了。

瑞云：谢谢玉春妹。你今日起得好早啊！

玉春：嗯，在这院中可算起得早，那些姐姐还有才睡下的呢。
可是，那些种田的人家顶着星星就下地去了。当年我在家的时候和我爹娘起得一样早，现在还有点……

瑞云：你的爹娘……

玉春：是啊，（悲伤地）要不是连年荒旱，我的爹娘怎么也不能饿死呀；爹娘要是不死，我也不能落到这里来呀！

瑞云：咱们的命怎么都是这样的苦啊！

玉春：瑞云姐，你……

瑞云：我连爹娘是生是死都不知道。

玉春：（宽慰地）瑞云姐，虽说你没有父母，可是有妈妈疼你还不是不一样吗？妈妈对你的疼爱可真是比不了。昨夜又有许多客人指名要你去陪，都被妈妈回绝了。妈妈说

你还小，白天已很累了，晚間是不見客的。看，媽媽有多疼你呀！

瑞 云：（苦笑）媽媽疼我……

玉 春：是啊，全樓的姊妹誰能比得了瑞云姐呀！可是我看你好像总是不大高兴的样子，你还愁什么呢？你的客人那么多，而且只要你陪他們喝杯茶、下盤棋、画張画，就給媽媽賺来那么多錢。又不挨打又不挨罵，連客人都有些怕你，——这有多遂心如意呀！

瑞 云：小妹，你还小，你还不懂……

玉 春：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

瑞 云：她是把我当做一棵……

玉 春：当一棵，一棵什么？

瑞 云：玉春你还是不要問了。

玉 春：（天真地）好，我不問了。可是，你也不許总这样愁眉不展的，因为我……我心里也最愛姐姐你呢！

瑞 云：好妹妹，以后处事要多加謹慎，这地方可比不得乡下；看起来是甜的，吃起来也許是苦的。你記下吧！

玉 春：嗯！

瑞 云：到前厅去吧，看媽媽喚你。

玉 春：嗯！我去了。（下）

瑞 云：（眼望滿園景色，伤感地）

（唱）桃花紅，春意濃，

柳蔭深处燕語鶯声。

母燕銜虫归巢去，

梁間雛燕放嬌声。

世人皆有父和母，

独有我瑞云孤伶伶。

从小未享过天伦乐，

双亲的慈容记不清。

不知道狠心的爹娘为何把我撇？

十几年生长在这青楼中：

听多少月夜更深长悲嘆，

见多少帘内灯前的苦笑容；

有多少妙龄少女如花似玉，

转眼间骨瘦嶙嶙半傻半疯。

这青楼啊，葬送了多少良家女！

到头来一冢荒坟了残生。

瑞云我好似一只笼中鸟，

有翅难展欲飞不能。

但愿得好心的人儿来把我救，

脱出樊笼上青空。（盼望天空，听鸟鸣）

〔蔡婆上。

蔡婆：（见瑞云，假意关怀地）唉呀！我的好孩子，这么早就到这来用功啊。你看，这树叶上的露水珠还没掉呢，当心着了凉啊。（把自己的外衣脱下，为瑞云披上）

瑞云：孩儿不冷，妈妈不必费心。（把衣服还给蔡婆）

蔡婆：唉，我的心哪，都放在你身上啦，只要你能让妈妈顺心如意的，我也就念佛了。这姊妹群中，就数我云姑娘听妈妈的话呀！

（唱）自从你幼小到院中，

我把你当做自己亲生。

众家姊妹谁如你，

好象明珠掌上擎。

我为你吃不好来睡不稳，

为的是把你教养成。

請先生教你琴棋書画，

媽媽我也教你談笑奉迎，

也算我这一腔心血沒白費，

才爭得杭州城內第一名！

都說你性情溫順又乖巧，

才華出眾貌傾城，

每日里門庭若市人喧嚷，

車如流水馬如龍，

媽媽我心里真高兴，

全杭州頂數孩兒你紅！

〔玉春上。〕

玉 春：媽媽，孫五爺要見瑞云姐。

蔡 婆：哪個孫五爺？

玉 春：就是那個糧食販子。

蔡 婆：不見，這也不是大車店！

玉 春：他……

蔡 婆：就說瑞云身體不爽。

玉 春：是！（下）

蔡 婆：云姑娘，看媽媽有多疼你呀！

瑞 云：這個我知道。

蔡 婆：唉！你知道就好哇。其實呢，媽媽也知道你的小心眼，

媽是過來人，懂得這個。那些不三不四的客人，陪他們

喝杯茶，下盤棋，也就是好大的面子了；只要茶色一淡，

老將一殺，就叫他們滾蛋！凭咱娘們能跟他們打連連？

等你開懷的時候，媽准讓你選一個稱心如意的。（見瑞云

不語）云姑娘，你看花公子怎麼樣？那可是名門之後啊！

他爸爸是总督老爷，为人公正，能理财，别看他六十多岁了，人老可心不老，还常常……

瑞云：我不想做总督夫人。

蔡婆：唉！不是。你看我这嘴，我说的是他的儿子，论相貌不比潘安也似宋玉，论才学十车八车也拉不了……

瑞云：（不耐烦地）我看这些客人都是一个样，不过是花钱取乐而已。

蔡婆：话不能那么说，人有贵贱，马有高低，咱娘们总得把眼光掌正点。虽说你想找一个真情真意的人，可是我云姑娘也不能跟卖油郎去背油葫芦呀！俗语说砍倒大树有柴烧啊！

〔玉春上。〕

玉春：妈妈，花公子要见瑞云姐。

蔡婆：看，说曹操曹操就到。让他前厅等候，姑娘就去。

〔花公子上。〕

花公子：不敢劳动姑娘大驾，小生自己来啦！

蔡婆：噢，是什么风把公子吹到花园里来啦？请！

花公子：（施礼）瑞云姑娘可好？（瑞云微点头）哦！好一个幽静的所在。在这里会美人真象一句诗里说的——这个这个——什么来着……真是再好也没有了。

〔瑞云窃笑。〕

蔡婆：公子起得好早哇！

花公子：是啊！治家格言上不是说“黎明即起”嘛。说真的，起得这样早还是头一次呢。

蔡婆：哟，劳动公子早起，真叫我们不敢当呢！

花公子：（眼望瑞云）前日得见姑娘芳容，真叫我茶思饭想，为了再见姑娘一面就是三天三夜不睡觉也心甘情愿哪！

蔡婆：嘻嘻，瑞云你听听，公子多会說話呀。（見瑞云不做聲）看，这孩子怎么不說句話呀？

花公子：蔡媽媽，美人都是沉靜寡言的；只有那些不值錢的人，才象破車似的哇哩哇啦說个不休呢。我在彩鳳樓就碰見一个……（急改口）不！我是从小看見过那么一种人，我从来也沒去过什么彩鳳樓，翠花館的，到貴院来还是平生第一次呢，这都是因为貴院有这位瑞云姑娘呀。唉呀，这兒有多好啊！有紅花，这是什么花？

蔡婆：这是杜鵑花。

花公子：还有大树。这大树……

蔡婆：那是梧桐树。

花公子：（一眼看見牽牛花）这花我認識，这叫喇叭花。

瑞云：（失笑）公子只認得这牽牛花么？

花公子：嗯，我管牽牛花就叫喇叭花。看，这多象喇叭呀！（高兴地）今日我在这花园中会美人，又蒙姑娘在这牽牛花上开口講話，我定以这牽牛花为題，吟詩一首，以敬姑娘。

蔡婆：好啊，只有高才之人才有如此雅兴，这也是瑞云的洪福——玉春，去取文房四宝来！

花公子：不必不必，我一向吟詩都是出口成章。

蔡婆：我老婆子洗耳恭听！

花公子：（踱來踱去，抓耳搔腮）这……牽牛花……

蔡婆：真雅，牽牛花……

花公子：（忽得一句）有了。牽牛花开象喇叭……

蔡婆：好，太好了，这牽牛花开不象喇叭象什么？妙極了！

花公子：过獎过獎。这第二句……第二句……我与姑娘吹喇叭……

蔡婆：好，公子与姑娘吹喇叭，真好……

花公子：說錯了，說錯了。我怎能吹喇叭呢？

蔡婆：是啊，吹鼓手有的是，怎麼能讓公子吹喇叭呢！

花公子：這第二句……有了。姑娘好比一枝花……

蔡婆：噢，姑娘，你听听，這是多好的詩呀，我要是主考官非
點公子頭名狀元不可。看這後兩句。

花公子：（念）我和姑娘配成對，吹起喇叭咕咕嘎！

〔瑞雲竊笑。〕

蔡婆：真叫絕，真叫絕。看，姑娘都聽樂了，公子您再念一遍！

〔花公子走近瑞雲，一本正經地。〕

花公子：（念）牽牛花開象喇叭，姑娘好比一枝花；

我和姑娘配成對，吹起喇叭咕咕嘎！

望乞姑娘指教。

瑞雲：公子真是滿腹……

花公子：（受寵若驚的樣子）不敢當，不敢當……

瑞雲：當年杜甫要是聽見了您的詩呀……

蔡婆：那也得夸好！

花公子：自然，自然。

蔡婆：這杜甫是誰呀？

花公子：這個杜甫，就是——他姓杜名甫，是開藥鋪的。家父和
他是朋友。

蔡婆：原來如此啊。越說越近了，瑞雲認識令尊的好友，這可
太好了。瑞雲哪，你就和詩一首吧！

瑞雲：孩兒學疏才淺，不敢當面出丑。

花公子：太客氣，太客氣。如蒙姑娘和詩，真乃三生有幸，祖上
有德！

蔡婆：如此說來，你就試和一首吧。玉春，快取文房四寶來！

〔玉春取上文房四寶，蔡、花采坐等候，玉春下。瑞雲提筆沉吟。〕

瑞 云：(唱)提起笔来暗沉吟：

花公子作詩笑煞人。

錦衣华服如囊草，

胸無点墨裝斯文。

我若吟上詩一首，

恰似对牛来彈琴；

如若不写三五句，

他就要無理糾纏不离門。

我不免写詩暗把他笑，

好叫他死了那份心！（一揮而就，交与蔡婆）

〔蔡婆遞給花公子。〕

花公子：（如捧祖宗牌位一般，接到手，未曾看先称好）姑娘之詩絕妙，小生这廂多謝了。（看着詩箋，來回踱着，似乎在欣賞詩句）

瑞 云：我今有事，少陪公子。

蔡 婆：花公子在这兒，你可不能走啊。

花公子：不打扰，不打扰，姑娘請便。今得姑娘贈詩，吾願足矣！

瑞 云：如此，少陪了！（下）

花公子：唉呀，我真是艳福不淺啊！怪不得陰阳先生說我們家祖坟有風水，就連这杭州第一个紅人都……哈哈！蔡媽媽，你說，你要多少銀子？我要領她从良！

蔡 婆：这……

花公子：花錢我不在乎，我就要人！

蔡 婆：別忙，我告訴你：

（唱）瑞云她自幼里性情古怪，

連我这掌班的都跟她拗不来。

当初她曾与我兩下講好：

价由我定，客由她選擇。